

从网络流行语中看构式的产生，延伸和偏离

游梅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在网络时代, 网络流行语可以称之为最具代表性的语言界“网红”, 一旦出现就会霸占朋友圈、横扫微博话题榜, 刷屏程度让人惊叹。新的流行词越来越多,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 好的就会留住, 不好的就会淘汰。这些网络流行语会对我们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式结构。本文收集了近四年内的网络流行语(多为句子), 通过认知语言学的构式理论进行分析。构式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产生的新的语言分析方法, 它是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解释语言的本质, 结构和功能, 是对生成语法的反动。最终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在互联网时代, 网络流行语对语言构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新的构式的产生, 原有构式意义的延展与偏离等。从此不难看出, 网络流行语在语言变化与发展进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 构式语法理论, 构式的产生, 构式意义的扩展与偏离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语言在网上兴起, 有的只是风靡一时,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有的因为符合语言规律, 被录入现代汉语词典, 成为规范语言。许多专家学者对网络流行语的态度褒贬不一, 有的觉得它挤压传统语言规范, 有的认为它能丰富语言形式。笔者认为, 网络流行语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也有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流行语在语言变化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近年来, 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数量越来越多, 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 文化社会心理语言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在由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在北京主办的第九届全国认知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构式理论做了详细分析。他说, 在句法层面研究构式的来源, 从外在语言角度看, 一个新的构式的出现是由于表达的需要, 首先在某个人的言辞中或某种媒体上出现的某种所谓“不合规范”的变异说法, 这些“创新”的表达法一旦为大家所使用、所接受, 就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构式[4]。

因此本文将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引起的构式意义的产生, 扩展和偏离, 从而为网络流行语特点及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在文章第二部分, 本文将对构式语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包括其来源, 理论核心及理论价值等。文章第三部分对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做一个概述, 并介绍中国学者对构式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文章的核心部分, 结合具体例子分析网络流行语中新构式的产生, 原有构式的延伸与偏离。最后一部分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指出该研究不足。

二. 文献综述

鉴于国内对网络流行语的构式研还不是很充分, 文献综述将分为三个部分, 构式语法理论及国内研究现状, 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学层面研究, 和网络流行语的构式研究现状。

1. 构式语法及国内研究现状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简称CxG)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Fillmore, Kay等人对英语个案let alone和What's X doing Y的研究。构式语法来源于认知语法, 是对Chomsky生成语法的部分反动, 因为Chomsky将语言分为核心语言(“core” of language)和边缘语言(peripheral language)。The Emergence, Extension and Aviation of Construction in Network Buzzword language)。构式语法是一套适用于各个语言门类的研究方法, 它不认为

语言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并且是建立在语言使用基础上。不同的学者对构式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Goldberg于1995年界定的构式语法: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langle F_i, S_i \rangle$,且形式 F_i 的某些方面或意义 S_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构式中得到[1]。至今,西方构式语法已经产生了比较成熟的四个派系,分别是:①Fillmore和Kay et al.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首字母大写);②Lakoff和Goldberg的论元结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③Langacker的认知语法;④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构式语法同样重视不同使用频率的结构,强调“构式”是语言形式和意义/功能的结合体,这一创见拓展了语法研究的视角,弥补了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的一些不足。构式理论认为语言任何层级的单位均可被视为构式,包括语素、词、短语、句子等。(Goldberg, 1995)“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此外,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预测,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存储为构式[2]。”(Goldberg, 2006: 5)也就是说,构式理论强调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对现象进行分析。

2. 国内构式语法的研究和前景

构式语法1999年传入中国,张伯江开创了国内构式语法研究的先河——现代汉语双及物动词结构式。不过据陆俭明介绍[2],在构式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之前,中国的研究者就有了类似构式主义的思想,只是没有将所观察到的汉语现象升华成语法理论。

自构式语法传入国内,国内对构式语法的观点也各执一词。其中,纪云霞、林书武坚持Kay的观点:认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约定俗成结合体”[5],董燕萍、梁君英则认为Kay的“句法也包括词汇和语用信息”[6]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澄清了语义/功能是一种认知语义,不是必需依赖语境来进行推理的纯语用义。张韧赞同董、梁的观点并坚持Goldberg“基于使用”的语法观,主张一个语义结构是同其符号形式一同从语言使用领域进入语言认知系统的[7]。严辰松认同Goldberg的构式分类观,构式可以分为两类: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8]。其内容不可替代的语素、词、复合词以及全固定的习语叫做实体构式(substantive construction),而半固定习语以下的构式都被称作图式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ion)。王寅则解释了上位图式和下位图式,认为“下位图式在各种用法中提炼和概括相关的信息并输入到上位构式”[9],笔者认为这种上位图式是构式的抽象高度概括,而下位图式则是这一构式的具体衍生。比如存在句构式就可以衍生出许多下位图式,比如墙上挂着一幅画,墙上有一幅画,墙上有一幅画挂着,一幅画挂在墙上。刘国辉也认为构式与具体的句式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构式是一种抽象的上位结构,而一个句式则是下位的具体表征是构式的一种实体化处理[10]。王寅和刘国辉的解释为同一构式多种表达句式或同义句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参考。持与此相反意见的陆俭明坚持构式只能指范型(pattern),不能指具体实例[3]。陆对构式生成过程的解释是:客观存在的事件通过感官感知形成认知图式→认知图式投射到人类语言层面形成意义框架→意义框架投射到一个具体语言→根据构式意义在词库中物色具体词语来构成具体的句子[3]。

尽管构式语法时下很流行,被学界认为是一场对生成语言学的革命,但经过反思,有学者论证了构式语法的局限性,比如国内的陆俭明、邓云华、石毓智、赵彦春、王娟、陈满华、侯国金等。

陆俭明还指出,语块(chunk)是构式的构成单位,明确提出把构式与语块相结合的句法分析法[11]。袁野更是提出仿真构式语法(SCG)方案[12]。综上所述,对构式的形义配对本质、图式性、生成过程等的研究体现了历时构式语法的发展过程,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影响构式语法理论的前景。

2. 网络流行语语言学层面的研究现状

网络流行语语言学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1.生态语言学,(陈虹樾,2017;

宿桂梅, 2017; 李永宏, 2017; 罗国太, 2017; 赵颖, 2016; 曹祥英, 2016; 石杰, 2016; 张玮, 2016, 姜娟娟, 2012 等) 他们主要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 揭示语言产生与发展生态性的生态语言, 并发现网络流行语自身体现了语言多样性和生态进化规律, 同时也反应出中文网络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及人文生态现象。2. 社会语言学(肖荷, 谢红雨, 2017; 牟薇薇, 2017; 杨昆, 2017; 于红娟, 2016; 吴琴琴, 2016 等) 他们主要是分析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形成因素, 探讨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关系。3. 认知语言学(曾妮, 刘景霞, 2017; 方士英, 周启强, 2017; 于为漫, 2016; 冯颖, 2016; 黄金玲, 2016, 魏丽霞, 2016; 刘可凡, 2016; 郑梦苑, 2014, 丁伦才, 2011 等) 认知语言学多是从隐喻, 概念整合, 范畴和构式四个角度解读网络语言研究。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对网络语言进行比较概括和表层的语言学研究。

3. 网络流行语的构式研究文献综述

汉语的语言特点决定了网络流行语的丰富性和一传播性。不像其他表音文字, 汉语的音形意, 其中音和形都可以是形式, 且是一对多的关系, 所以汉语在形式变换方面比其他语言有更大的空间, 这为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构式是形式与语义的配对。有的构式语法学者认为, 词素也是一种构式。构式语法将其成分可不可替代划分为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但即使是实体构式, 它的意义也不是全部编码在整个构式, 而是构式中的某些部分的使用。因此, 通过保留编码意义的部分, 替换其他部分, 就可以衍生出一个构式框架。根据实际情景的需要, 替换构式中的可替换词素就能衍生很多网络流行语。

因为汉字和构式特点的契合, 自网络流行语的兴起, 便有不少用构式研究网络流行语的文章。从构式角度研究网络流行语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整体的构式研究(杜杰, 2014), 从宏观上用构式概述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机制。另一类是具体的某一类流行语构式的研究(王敏, 吴小芳, 2016; 李君, 2016; 吴虹, 2017; 程亚恒, 2017 等)。大部分具体分析某个特定构式都是着重研究构式义及其传播动因。比如, 王敏, 吴小芳从框架语义学和构式压制的角度对“舌尖上的 X”进行认知理论分析。杨旭明, 邱小琦从构式特点和形成机制对“X 那么 Y, N 想去 Z”。

陆俭明多次提到用构式-语块分析构式, 能够更大地发挥构式理论的价值。“语块”, 是在对构式语法意义的分析、认定的基础上, 通过对构式自上而下的分析所获得的构式直接的组成成分, 从意义上说, 它是组成构式所不可缺的语义成分; 从形式上看, 可能就是一个词, 多数情况下是由词依据该语言的句法规则所组织起来的句法结构[11]。因此本文将从构式-语块对构式主要做如下几方面的具体研究和分析。1. 该构式表达什么样的独特的语法意义? 2. 该构式可分析为几个语块, 是个什么样的语块链? 3. 从词类的角度, 该构式是一个什么样的词类序列? 4. 组成该构式的每个语义块由什么性质的词语来表达? 5. 该构式能在什么样的语义背景下使用? 不能在什么样的语义背景下使用?

三. 网络流行语的构式分析

有许多学者对网络流行语的成因进行了详尽的概括, 从语音, 词汇, 句法等层面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机制。网络流行用语的可衍生性为其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每个人可以根据情景需要对流行构式进行变形和填充。该部分将从三个方面剖析网络流行语中构式形成机制, 分别是构式的产生, 构式的扩展和构式的偏离。笔者将新的构式定义为原来不存在的, 并且不是从原有构式中衍生出来的。比如网络流行体“也是 X”, 这个构式中的也是已经不再便是两个人或者物体享有同样的特征了, 不再是判断句的标志, “也”和“是”不再是词性和语法功能不同的两个词, 在网络流行语里, 也是已经是一个整体, 用于加强语气, 传达某种情绪。在词性上已经慢慢转化为虚词了, 勇于强调语气, 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虽然“也是”原来也是存在的, 但是“也是 X”的“也是”的意义不能从原有的构式衍生出来, 所以“也是 X”属于新的构式。构式的扩展(分化)是指构式基本没变, 但是能进入构式的词类变宽。比如“很 X”, 能够进入构式的原本只有形容词, 但是现在名词也可以进入这个构式

了，例如“很特朗普”。构式的扩展（分化）和构式的偏离有时很难有明确的划分。但是构式的偏离是指构式形式没有变，但是构式的意义发生了偏离，比如“被 X”，这个构式的框架没变，能够进入构式的从原有的及物动词到现在的不及物动词，不仅是准入标准发生了改变，该构式的意义也发生了偏离，比如，“被捐款”并不是表示主语是捐款的受事者，他可以表达很多含义，比如，他没有捐款，而被报到捐款了，或者他不想捐款的，情势所逼，他被迫捐款了。

1. 构式的产生

近四年网络流行语里是新的构式的有“也是 X”“舌尖上的 X”“互联网+”“X 虽易，Y 不易，且 V1 且 V2”等。笔者将“X 虽易，X 不易，且 V 且 V”作为例子，对其用构式-语块进行分析。

“X 虽易，Y 不易，且 V 且珍惜”最初起源于 2014 年马伊琍在她丈夫被爆出出轨后在微博上发的“恋爱，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条微博立马造成了很大的反响，60 多万的转发，127 万的评论，“X 虽易，Y 不易，且 V 且珍惜”也就迅速成了网络流行语。在大量的转载和传播后，这个构式“X 虽易，Y 不易，且 V 且珍惜”立即被抽象出来。然后就类推出了很多这个构式的句子。比如“吃饭虽易，减肥不易，且吃且珍惜”“花钱虽易，赚钱不易，且花且珍惜”“创业虽易，守业不易，且创且珍惜”“朋友虽易，知己不易，且行且珍惜”“读书虽易，毕业不易，且读且珍惜”“论文虽易，发表不易，且写且珍惜”等。（来自网页）后来，慢慢地，这个构式有时也可简化成“X 不易，且 V 且珍惜”。在这之前就有“相离莫相忘，且行且珍惜”和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

“且... 且...”“原意是一边... 一边...”。“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中“行”并不是取“走路”的含义，而是指人生旅程，生活，整句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恋爱容易，婚姻不容易，大家都应当彼此珍惜，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表达的意思相当丰富，其一承认丈夫的出轨，其二表示自己会原谅，而原因也很简单，恋爱容易，婚姻不易，第三，对丈夫的劝诫和警告，最后也是对各位网友的忠告。“X 虽易，Y 不易，且 V 且珍惜”这个构式表达的是尽管 X 容易，但是 Y 不容易，因此在执行 X 或者 Y 的过程中，应当努力把握当下，执行好 X 或者 Y，不能轻言放弃。其实这个句子包含着很丰富的逻辑关系，虽然 X 容易，但是 Y 不容易，所以还是好好珍惜，争取把 X 或者 Y 做好。所以这个构式中包含着两层逻辑关系，一个是转折，另一个是因果。语块虽易和不易不仅是转折，还构成对比的关系。

在这个构式中，X, Y 多为动词，也有部分为名词，但是 XY 在时间上都有先后关系，比如恋爱和婚姻，吃饭和减肥，花钱和赚钱，朋友和知己等，X 在前，Y 在后，在关系上，Y 比 X 进一步。之前提到过，这个 V 可能是执行 X/Y，而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大多数都是且行且珍惜。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X 虽易，Y 不易，且 V 且珍惜”构式有 100, 000, 000 条，其中且行且珍惜有 6, 656, 000 个，且行且珍惜占很大比例是因为大部分都是感叹人生的，而人生有方方面面，成长，生命，相识，相聚，高考，考研，学习等都是高频词。最终都可以用且行且珍惜。而构式中不是且行且珍惜的且 V 且珍惜，V 可以是执行 X 的动词，也可以是执行 Y 的动词，在使用不同的动词，所凸显的意义不一样，比如，“创业虽易，守业不易，且创且珍惜”和“创业虽易，守业不易，且守且珍惜”前者就是一个已经创业成功的人跟正在创业的人说的，而后者就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人对自己说的，或者一群创业成功的人之间相互的勉励。这个构式可以简化为“Y 不易，且行且珍惜”，相比于原型构式，这个构式就少了对比的含义，只是突出 Y 不易，应当努力做好，也有无奈自嘲的含义。

该构式多有感慨，吐槽，嘲讽，规劝等语用功能，多出现在一段话的开头或是结尾，若出现在开头，一般后面就是对这构式意义的详细展开或是举例。同样的，若是在结尾，则是对前文的概括或总结。而从收集的语料来看，位于结尾的远多于位于开头的。大多数都是先说明下情况然后抒发感慨或劝诫。

a. 从未想过死亡可怕，直到看到身边很多熟悉的人离去。生而不易，且行且珍惜。（新浪

微博)

- b. 由于今天湄潭凝冻, 车辆难以行驶, 外卖小哥为了完全步行送外卖,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新浪微博)
- c. 兄 dei 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 diss 我无非就是游戏输赢那点事 我要撕你你就凉了呀 很早就说过不想带节奏 这次我就当没看到 直播不易 且行且珍惜 (新浪微博)
- d. 国界碑前, 边防连排长向女友求婚, 你在边疆守祖国, 我在家里守着你。军嫂不易……且行且珍惜 (新浪微博)
- e. 不管什么职业都应该被尊重, 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生活不易, 且行且珍惜! (新浪微博)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该构式多用于各行各业, 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辛酸, 最后再用该构式来总结。而现在人终日劳碌奔波, 幸福感普遍不高, 对生活有诸多吐槽与不满。而该构式简洁明了, 精准的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满和吐槽, 并且实用性很强, 适用场合很多。虽然“相离莫相忘, 且行且珍惜”和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之前就存在, 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构式并且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而现在“X 虽易, Y 不易, 且 V 且珍惜”(“X 不易, 且 V 且珍惜”)就是一个固定构式, 有构式本身有特定的语法意义, 由常项语块和变项语块构成。有适用的语义环境和语义背景。因此, “X 虽易, Y 不易, 且 V 且珍惜”是一个新的构式。

2. 构式的扩展(分化)

构式的分化在网络流行语里占了很大的比重, “X 党”“X 代”“很 X”“做人不能太 XX”“你们尽管 X, Y 了算我输”“X 那么 Y, N 想去 Z”构式的扩展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具体实例的扩展, 有些特殊构式不是仅仅符合能够进入构式的标准就可以进入构式的。它需要大量的使用才能潜移默化地被接受。比如“卖的一脸好萌”就是“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做得一手好菜”“写的一手好字”“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打得一手好牌”等。第二种就是能够进入构式的标准变宽。同样的, 这也需要这一类原来不被允许进入的词类广泛衍生并被使用。这都充分证明构式是基于使用的原则。接下来我们就用“V 得一 QN”来作为例子分析构式的扩展。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做得一手好菜”“写的一手好字”“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打得一手好牌”等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句式, 但是最近网络上一句“卖得一脸好萌”很是火热, 用来表示某个人很可爱, 很会卖萌。而这个构式本身“V 得一 Q 好 N”很有特点, V 和 N 本身就可以短语, 比如上厅堂, 下厨房, 做菜, 写字, 讲英语, 打牌等。并且表达的意思都是指主体很擅长做某事, 表示对某人某种特定能力的赞赏。而这个构式中的 Q 指的是量词, 这个量词一般都是跟执行 V 这个动作的肢体器官一致, 比如, 做菜是用手, 写字打牌都是用手, 而说英语是用嘴巴, 卖萌是用脸。根据以上特点不难看出, 进入这个构式的标准很高, 因为是赞许某人的特定能力, 所以必须是持久性的动词并且与个人能力相关的, 因此, 吵架, 睡觉等就不能说“吵得一嘴好架”或“睡的一身好觉”, 这就很奇怪, 很蹩脚了。除此之外, 改动词短语与肢体或者器官有较明显的联系, 一想到这个动词, 执行这个动作的肢体动作必须明确, 比如领导这种抽象的词语就不行。由此可知, 能够进入这个构式的动词短语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构式一直以来也没有新的动词加入。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构式中的“得”是一个助动词, 表示能力, 可以等, 用在动词后面。

因为要求严格, 这个构式很难类推出其他例子。所以这个构式有一个衍生的构式就是“V 得了 N (NP)”, 这个构式中当后面的名词语块是一个名词短语时, 中间的常项“了”可以省去, 比如, “上得厅堂”或“上得了厅堂”都可以, 但是当后面的名词常项是一个字时, 通常要加上“了”帮助发音, 这样四字读起来就朗朗上口, 容易传播, 比如“卖得了萌”就比“卖得萌”读起来顺畅, 究其原因, 就这一结构而言, 带有“了”字就构成了形式上的双音

节音段。从音律上来说，汉语语音链上两字一顿的双音节音段成了汉语节奏的主要倾向。汉语词的双音化，既显示了音节节奏整齐化，也符合语言实际要求经济的原则以及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还有，原有构式和衍生出来的构式构思还是有小小的区别，“V得一Q好N”通常是赞扬主体在某方面能力出众，而“V得了N(NP)”多是表示主体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不出众并不在这个构式中受到凸显，因此能够进入原型的变项动词短语并不一定能进入衍生的构式中，只有少数可以，大多数都不是共通的。

因为原型构式的严格进入标准，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多是衍生的构式类推出来的。比如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卖得了萌，耍得了帅，扮得了酷，当得了御姐”等。这些的变项动词本身就就很新潮，因此进入构式就会少些阻力。在原有构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构式，表达的语法意义是相互联系的，原有构式因此而得以扩展。

3. 构式的偏离

构式的偏离在网络流行语中只占少部分，比如“说好X”“也是X”“被X”“我可能X了假Y”等。我们将用“我可能XX了假XX”来分析构式的偏离。

“我可能X了假Y”源于“我可能喝了假酒”，这是一名CS:GO选手在游戏中表现不佳后，会对队友这样说。因为有说法称酒精可能让选手发挥更好。这据说是“我可能X了假Y”句式的起源，指面对逆境时不会反思自己的弱点，而把原因归咎于其他因素。一夜之间，“我可能X了假Y”迅速蹿红。“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我可能睡了假觉”“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我可能划了假重点”“我可能有个假室友”。

该构式中“可能”表示的是“猜测，估计，不很确定”。而“假”原来的含义是“假，非真也”。但是在这个构式中，“假”并非是“不是真的”的意思，而是表达一种不可置信或是无奈吐槽。比如“我可能睡了假觉”可能是睡了跟没睡一样，还是非常的困。邵敬敏(1994)指出：“在口语交际中，常常有这样一类语句，功能多样，使用广泛，它们的含义往往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换句话说，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隐藏在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有的已经格式化了，即变换成分有固定的位置。其特点是范围比较宽泛，更加依赖语境的制约。”“可能”和“假”是这个构式两个固定语块，“我”可以换成“你”“你们”“我们”等，并且“可能”可能会提到句子最前面，比如“可能我们看了太多的假演技”。所以该构式表达的是对某件事没有达到预期的应有的情况或者状态。“我可能过了个假年”这句话用来吐槽一个人过年一个红包都没有收到。因为本来过年应该收到亲朋好友的红包的。但其实“我可能过了个假年”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情况，如果过年期间没有收到新年祝福，或者没有过年的氛围等都可以。同样的，过年期间没有收到红包也可以用“我可能交了一群假朋友”来自嘲。所以，人们在发的时候通常前后都会有相应解释和说明。如果只说“我可能过了个假年”，读者会有很多猜想。

听说法、视听法等，为什么我给学生上课只知道一个语法翻译法？我可能学的是假教学法。别人都说学对外汉语的人英语都不错，为什么我一开口，还是找不到单词，我学的可能是假英语。

- a. 上了这么长时间课，为什么一个外国留学生都没有见到，我上的可能是假学校。
- b. 学生问我可以说“开会”，却不能说“开会议”。然后我一脸懵逼，我学的可能是假《现代汉语》。
- c. 为什么怎么睡都睡不着？我可能睡了“假觉”。
- d. 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我可能定的是假闹钟。

因为该构式表达的意义的宽泛性，导致我们不能一听到就知道说话者的意图和意思，所以这个构式一般不会单独使用。在该流行语流行前，“我可能捡到了一张假钱”“我可能有个假妹妹”会被理解成钱不是真的，妹妹也不是亲生的。但是现在，句子仍是原来的句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意义。因此可以归类到构式的偏离。

四. 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很大一部分网络流行语的构成机制就是产出新的构式,在原有构式上分化或者偏离。网络流行语的快速传播与构式的特点是紧密联系的,构式中变项语块为网友们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更好地贴合语境,更准确的表达。特定的构式具有特定的表达功能,体现了说话者对于整个构式的理解。“构式语法直接将句法结构与意义相联系,语义和语用信息也在构式表征中得以体现。”(袁野,2010)如果只是单纯地考察构式的构成特征,“只能获得有限的句法信息”(吴为善、夏芳芳,2011)。

网络流行语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规则的打破。语言事实告诉我们,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异可以说是常态。不管属于哪一小类,都是先在某个人的言辞中或某种媒体上出现的,然后扩散即或慢或快地说开去,为汉语语法发展史研究者所重视。许多流行语都是临时性的。不少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有的最终被广泛接受,甚至被固定下来了。而有的目前虽然还未最后固化,如“很 NP”修辞构式和近些年首先在网上出现的表示否定、讽刺义的“被 X”构式,但可以预见日后会固化为新的语法构式。促使构式“凝固”为或者说“固化”为新的语法构式,其因素看来是多方面的。“凝华”或是“固化”不仅取决于很多因素,其本身也需要漫长的过程。比如最近的流行语“扎心”“戳心”正处于动词范畴与形容词范畴的灰色地带。“你的话扎心了”表明它还具有动词范畴的特征,但是,作为动宾结构的动词短语,动宾粘合度很高,我们不能说,“你的话很扎别人的心”,这种粘合度的增强使其向着新供词范畴靠近,但是又不完全具有形容词的属性特征。比如,“他扎心的言语”或是“扎心的事”从语料库上看使用都是极少甚至没有,也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定语的用法。流行语的“固化”或“凝化”从表面看,首先当然是看能否被广泛使用,是否被泛化;而能否被广泛使用、被泛化则取决于这种构式是否符合经济原则,是否具有特殊的表达作用。一句话,“凝固”或者说“固化”取决于是否符合交际的需要。

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对汉语构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流行语的传播让我们对很多词性的活用接受度越来越高(名词,形容词,活用成动词等),也有越来越多新构式的产生,原有构式的分化和偏离。这些流行构式有着相同的特点,简短经济,衍生性强,适用范围广,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情感需求。

当然,本文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第一,未能又精确地数据统计哪些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是跟构式有关,而其中由构式的产生,分化和分离分别占了多大比例。数据能让我们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和对构式的影响一目了然。第二,在分析三类网络流行语时,不够透彻,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因此,网络流行语与构式的结合,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5.
- [2]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 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8(1): 144-147
- [4] 语言创带动构式语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
- [5] 纪云霞, 林书武. 一种新的语言理论: 构块式语法[J]. 外国语, 2002(5): 16-22.

- [6] 董燕萍,梁君英. 走近构式语法[J].现代外语, 2002(2) : 143-152 .
- [7] 张韧.构式与语法系统的认知心理属性[J]. 中国外语, 2006(1) : 29-34 .
- [8] 严辰松.构式语法论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4) : 6-11 .
- [9] 王寅.构式语法中的“图式 - 例示”原则[J]. 英语研究, 2010(1) : 1-7 .
- [10] 刘国辉.构式语法的“构式”之辩[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8) : 1-7 .
- [11] 陆俭明.对构式语法的三点思考[J].外国语, 2016(2) : 3-7 .
- [12] 袁野.仿真构式语法[J]. 英语研究, 2007(1) : 1-8 .
- [13] 王寅.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2) : 5-9 .
- [14] 沈家煊.说“偷”和“抢”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1) : 19-24 .
- [15] 吴为善、夏芳芳:《“A不到哪里去”的构式解析、话语功能及其成因》,《中国语文》, 2011年第4期
- [16] 袁野:《构式语法、语言压制现象及转喻修辞》,《当代修辞学》, 2011年第3期。
- [17] 邵敬敏.《“连 A 也/都 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语言科学》, 2008 年第 4 期。

The Emergence, Extension and Deviation of Construction in Internet Buzzwords

YOU Mei

(Hunan University, Lushan South Road, Yuelu District, Changsha, Huna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 410000)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age, Internet buzzwords can be call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anguage "Internet celebrities". Once they appear, they will dominate the circle of friends and sweep the Weibo topic list. The degree of swiping is amazing.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new buzzwords. As time goes by, the good ones are retained and the bad ones are eliminated. These online buzzwords will affect our language to varying degrees, especially some refreshing sentence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has collected Internet buzzword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and have analyzed them through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a new language analysis method produced in the West in the 1980s. It interprets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s a reaction to generative grammar. Finally, through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Internet era, Internet buzzwords have a huge impact on language constructions, mainly in the generation of new constructions, the extension and devi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s, etc.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from this that Internet buzzword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et buzzwords, Construction Grammar, Emergence, extension and deviation of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 (可选): 游梅(1995--),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认知语言学